



丁卯早冬  
已卯冬後言在東廂晚定點閱時連雪初晴手足  
僵凍一冬皆此寒也

列傳第三十一

臣

南史四十一



齊宗室

李

延壽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衡陽公謙

臨汝侯坦之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  
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

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諡，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教外如先。給通憶車、雉尾扇等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訖，武帝尪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義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綦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可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并

剪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鯁咽，見者皆為之悲。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

殆窮真趣釣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荅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釣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歷位秘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殺明帝立以求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求陽求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曄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請卒高

帝即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爲明帝次綱是爲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負郎卒高帝即位謚靖世子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爲景皇妃江氏爲后于寢廟於御道西陵曰脩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蹇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見從建武元年爲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

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清  
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遊是  
好朝議令蔡仲熊爲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  
事此是士大夫以爲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爲上  
以爲然乃停講求泰元年即本號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  
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  
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求元元  
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  
餉履者以爲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爲戲云智不及葵亦  
以忤旨旣輔東昏潛結江祐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

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  
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祐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  
以祗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  
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  
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  
荊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祐後憲遙光不自安欲轉  
爲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憲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  
於府東門衆頗怪其異莫知其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  
丞劉胤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并詣傖楚  
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

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  
攻臺輦焚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  
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  
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  
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都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  
司馬曹武屯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與盛屯東府門東籬  
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祭  
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既而暢  
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沮又垣歷生從南門出  
戰為曹武所禽謂武曰卿以主上為聖明梅茹為賢相

者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殺之遙光聞歷生見  
獲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  
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並踰屋  
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  
扶匍下牀軍人排闥入斬之遙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  
夕月蝕識者以月為大臣蝕而既必滅之導未敗之夕城  
內皆夢群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為與臺軍入城焚  
屋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為兒童  
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為安兄恩情甚至及  
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

南史列傳三十一  
五  
咽左右不忍視見思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謙陸  
閑閑子絳司馬端崔虔遠皆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  
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為曾孫遙欣髫齒中便疑然明帝謂  
江祐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  
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絜曰不患其兄弟不尊貴但恐絜不  
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  
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  
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  
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六

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入輔遙欣與始安王  
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蓋  
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為兗州刺史時豐城公遙昌  
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密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慘然  
謂遙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  
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雨淚及泊歐陽岸忽謂  
左右曰比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勗遂以此  
廢所在皆止遙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  
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荊州刺史加都  
督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

遙光為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間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為形援永泰元年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

末年專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為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安陸昭王紆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為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紆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為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謚曰昭侯明帝少相友愛特為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

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紉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年  
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暉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發  
寶暉望物情歸也坐待法駕既而城內送款于梁武帝宣  
德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賢霄城  
公寶宏皆伏誅新兵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負外郎  
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爲舅  
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攜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  
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爲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  
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遂建元元年爲太子  
左衛率封新兵縣伯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

改爲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  
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輻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  
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爲  
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  
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轍事邪景先奉謝景先事上  
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  
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景先常  
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荊州  
舉兵武帝特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壘中有小兒  
呼蕭丹揚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

南史列傳三十一  
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  
帝曰彼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楊尹景先曰寧有  
作理尋而彼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楊尹謂  
曰此按欲驗在年益城壘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  
卒謚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為明帝  
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  
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為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為  
黃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楊故所立宮上令赤  
斧輔送至因留防衛薨乃還後為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

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佐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  
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為  
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曰忠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  
胄輕宋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  
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  
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  
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曰旨上謂穎  
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使不乏才上以穎胄勲戚子弟自中  
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

守吏人懷之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明帝廢立穎  
胄從容不為同異乃引穎胄積功建武二年進爵為侯賜  
以常所乘白榆牛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  
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  
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  
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後為廬陵王後軍長史廬陵太守行兖州府事是年魏揚  
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入城百姓驚恐席卷  
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尚遠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為南  
兖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為荊州以穎胄為西中郎長史南

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柘專執朝權此行由柘穎胄不  
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  
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  
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  
帝帝時為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  
武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  
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  
我亦不復還矣席捲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  
不進梁武帝復追天武齎書與穎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  
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

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  
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  
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  
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  
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  
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固不濟矣忱亦勸焉穎胄  
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  
勒兵斬之傳首于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  
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龍數千  
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一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  
軍實乃歎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  
二月移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為相國穎胄為左長史遣  
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表勸和帝即尊號  
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  
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  
為蘭臺南郡太守為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  
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為  
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為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  
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為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  
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

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伊與曹景宗破東昏村李居士又  
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巴西太  
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  
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主  
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  
不能拒制瓚等憂愧發疾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  
為教命時梁武圍建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  
祕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瓚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  
贈穎胄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  
左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

次葬依晉王導葬豫章王故事謚曰獻武

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為  
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  
穎胄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為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  
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  
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為前將軍丹楊尹及受禪贈穎孚右  
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為豫章內史意  
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  
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  
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

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  
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懸瓠歸化穎  
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為盜所害眾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  
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  
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謚康侯子敏嗣  
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畎焉後張弩  
損菁而卒第七子敷太清初為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  
侯循以為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  
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埋者懼而退敷謂無此理求  
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敷時居母服清談所貶

衡陽公譙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真外郎父仙  
伯桂陽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  
遣譙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武帝中軍刑  
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  
宮譙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譙啓乞景真命高帝  
不悅譙懼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尉領御  
仗主齋內兵仗悉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為左中郎  
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譙在左右宿直  
上崩遺敕譙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譙譙每請  
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譙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

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  
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  
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  
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  
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  
爲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  
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道爵衛陽郡公明帝初  
許華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  
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甌筋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  
明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

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  
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  
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  
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旣與人  
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  
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  
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諶好左  
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帝諶喜曰感卿意無爲  
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永明中爲建康令  
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

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  
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為左衛將  
軍上欲殺謀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謀  
誅遣梁武帝為司州別使謀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  
聞誕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謀弟誅字彥文  
與謀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謀之日輔國  
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  
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  
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為謀所獎說故累  
為郡守在政貪穢謀輒掩之乃為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  
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  
中為蛭所啣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為村人所斬論者  
以為有天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  
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謀同族為東宮直閣以勤直為  
文惠所知除給事中關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  
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  
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  
及出後堂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  
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為耳目隆昌元年

追錄坦之父勳封臨汝縣男少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  
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縠禪跂牀  
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共廢我似非虛  
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  
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  
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  
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次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  
可以尼姥言為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  
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  
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乎人意在沈

文季夜遣內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  
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  
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  
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  
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  
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瑋瑁  
牀上卧又欲起楚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譬  
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既與蕭湛及坦之定謀少帝腹  
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始  
與內史蕭季敬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湛欲待二蕭

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謀  
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  
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  
政應作餘計耳謀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  
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為侯東昏  
立為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  
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  
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在  
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  
著褲踰墻走逢臺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

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  
防逾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為得  
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  
知遙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  
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  
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  
麤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  
嗣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為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  
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  
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

臺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楊尹右軍如故進爵為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癭剛假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遙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顛仆於州

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之所致乎謹與坦之俱應顧託所以傾國亦以覆身各其宜矣

列傳第三十二

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二

齊高帝諸子上

李

延壽

豫章文獻王

疑

子子廉

子範

子乾

子恪

子操

子顯

子範

子雲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疑謝貴嬪生

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妃

生安成恭王勗陸脩儀生鄱陽王錡晉熙王鉞袁脩容生

桂陽王鐸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鐸區貴人生衡

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

鈞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

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為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嶷為晉壽縣侯後為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賅伐荊州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羣蠻死怒西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賅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都城下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眾乃安入為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表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嶷居青溪生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令左右儻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蒼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比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剋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殞高帝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中摠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嶷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

以為內應也疑知繼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  
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疑出為都督江州  
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  
刺史時高帝作輔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  
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疑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  
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  
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暮月有成而公旬  
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眾開人相告士庶坐執  
役者甚眾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  
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

武帝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  
即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  
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疑為南蠻校尉荆湘二州  
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劍二十人其  
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  
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  
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  
穀遇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  
命積年鼓行為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

沈攸之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  
先期結柴於三溪依據深險疑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為義  
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為禮遺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  
郡獲安入為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  
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疑以將還都  
修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  
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疑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  
慮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  
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  
解侍中增班劍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

代嫡之意而疑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  
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  
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  
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疑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  
為恒制從之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  
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  
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疑同生相友  
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  
服烏紗帽以待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  
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又啓曰比第舊邸本自甚華臣

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為辦無乖格制要是榷栢之葉  
一時新淨東府又有此齋亦為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  
下情竊所未安說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  
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  
亦恐外物或為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不上答  
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為作煩長啓事竟  
不從三年之惠太子講孝經畢疑求解太傅不許疑常慮  
盛滿又因言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  
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疑  
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泐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  
推問疑不許取綸一疋橫繫牛尾放歸其家政在寬厚故  
得朝野歡心四年唐禹之賊起疑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  
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  
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  
損者大捷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  
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字  
宙之內何可周禮公家何嘗不知人多巧欺古今政以不可  
細碎故不為耳為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  
下弟兄大臣猶不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  
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上答

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為是不蚊蟻何足為憂至今  
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辯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  
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後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太樂景  
弟梟室皆滿猶以為未足疑後房亦千餘人潁川荀丕獻  
書於疑極言其失疑咨嗟良久為書答之又為之減遣丕  
字令哲後為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  
曹荀君丕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  
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  
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邯鄲造敵臨事僕必先  
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

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於是直題云長  
史王君時尚書人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  
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  
啓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不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  
武帝言其直帝不悅丕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  
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疑進  
位大司馬八年給阜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疑身長七尺  
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  
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  
脩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眇曰政使劉瓛

講禮顧則講易宋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  
時復擊贊以此為樂上大賞之他日謂疑曰臨川為善遂  
至於斯疑曰此大司馬公之次第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  
意指疑曰未若皇帝之次第為善最多也疑常戒諸子曰  
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  
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稱  
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  
疑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  
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  
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未明末車

駕數遊幸唯疑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  
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為尉司所呵也疑對曰京輦  
之內皆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羶  
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  
疑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疑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  
登桐臺使疑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敕疑備家人之禮疑謂  
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真言如  
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  
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疑諸子  
舊例王子封千戶疑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

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  
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以衾是之服溫明秘器大鴻臚持  
節護喪事太官朝夕迭祭奠犬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  
過葬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  
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太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  
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  
送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疑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  
無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  
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勤學行守其業修閨庭尚閑  
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  
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擯榔而已朝望菜  
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  
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擯榔便足棺器  
及墓中勿用餘物為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  
作冢每令深一二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  
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  
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  
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奠敕王融為銘云半岳摧  
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  
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歔流涕疑薨後第庫無見

錢武帝敕貨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疑性沉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疑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胷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

閻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戔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管辦藹又與石率沈約書請為文約荅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間閭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震替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為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疑甚重之宋時武帝及疑位宦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

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如忌疑倍加敬重疑薨後少時亦亡

子廉字景藹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為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廉為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祿井邑以傳于後降封新塗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

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棗二斛并命辨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卧主書單景雋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尔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荅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為侍中中興二年為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為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

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  
天下之寶本是公器焉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  
宋孝武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為  
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  
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為庸常被免豈疑得全  
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  
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  
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  
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  
祚例不靈長此是二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

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  
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  
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  
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  
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耻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  
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文推奉  
我今為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  
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驥自稱  
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况子驥  
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

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  
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  
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  
內齋直帳闈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為齋帥在壽光省武  
帝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不若見道我此意今日雖是  
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  
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  
我心叔祖即出具宣敕意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  
四年轉吏部大通二年出為吳郡太守卒官謚曰恭子子  
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

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索  
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  
故不傳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  
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為負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為給  
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為吳  
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為吳郡太守永元中為黃  
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  
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  
範有孝悌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  
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備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

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莫後為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楊尹復為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孳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也後為秘書監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

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敕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乾字思揚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為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為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柴

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他  
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  
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除  
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  
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  
應時閩中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  
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  
靜子

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疑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  
侯梁天監初降為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

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詩序賦尚書尺沈約見而稱曰  
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  
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  
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  
愛子顯亦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  
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  
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  
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  
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  
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

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  
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  
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  
編恨然簡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從宴子顯嘗  
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  
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為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  
中中書令及諡手敕曰侍才傲物宜諡曰驕子顯嘗為  
自序其略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  
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  
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

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傳崔馬邯  
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止歌頌自比古人天監  
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  
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  
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  
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  
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  
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  
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撰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  
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

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朓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  
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韻朓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  
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  
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  
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  
於侍中子顯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  
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為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  
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  
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對賓客恒自裸

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  
十方起家為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  
束帛累遷丹楊郡丞湘東王繹為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  
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為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  
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牲  
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荅曰此是主  
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  
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  
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自云善效鐘  
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荅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

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  
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  
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澈字體始變  
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所  
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  
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  
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  
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荅曰侍中尺牘  
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  
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荅餉不書好紙

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荅太清元年復為侍中國子祭  
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入閩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  
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  
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遠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  
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  
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  
遺啓簡文求為墓誌銘帝為製銘焉

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  
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重卒於驃  
騎長史

傳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南史四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志

延壽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

容止仕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

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踐阼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

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

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利改授都督

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

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騎將軍五

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  
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  
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高平  
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為黃明侍郎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高帝所  
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  
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弈都街時人為之語曰煥煥  
蕭四繖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  
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為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  
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為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  
阿後湖關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得臨崩以晃屬武  
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為都督南徐  
州刺史入為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  
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  
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稽  
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  
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  
相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  
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  
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嘗幸鍾山晃從

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蘗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是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是於蕪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畢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畢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每抑制之三昧畢小字也故畢見愛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畢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被荻為片縱橫以為棊局指點行勢遂至名

品性剛穎雋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高為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為畢講五經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丞視或言畢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

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  
及退豫章文獻王謂畢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  
荅曰畢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踈婞偏不知悔好  
文章射為當時獨絕琅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畢也武  
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畢嶷曰風景殊美  
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  
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曰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  
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  
舉酒勸畢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荅豫章王  
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顧

臨川王映王郎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為稱又  
問畢畢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  
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為江州刺史上以畢方出  
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畢曰先帝賜臣此宅使  
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  
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畢得失徵還為左戶尚書遷  
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還  
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  
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為通公  
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

南史及傳三十三  
四  
畢衣單進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  
詣畢畢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鮓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為飽  
食盡歡而去尋為丹楊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  
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為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  
未至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  
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劍二  
十人

安成恭王暉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  
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為  
散騎常待秘書監領石頭戍事及薨

鄱陽王錡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即位為雍  
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錡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  
愕然問其故錡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  
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楊尹永明  
十年為領軍將軍錡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  
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木為錡在官理事無擁當時稱  
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疑其年給油絡  
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領兵置佐錡雍容得物情為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

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

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衆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與叢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鏐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鏐好名理人稱為鄱桂鏐清羸有冷疾常枕卧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詖遇其賞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

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棕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為秘書丞早有令與高帝盛重鑑乃以豕為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

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一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喜來作此州異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宋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喜反語為始興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棕

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為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哲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哲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三日曇哲還說顯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前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

能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棕棕荅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蟠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為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

身法元年升一南史列傳三十三  
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  
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甯銅色黑如漆其薄上有銅  
馬以繩繫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  
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  
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  
文九年為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父別  
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為南  
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  
鑑疾上遣騎詔問疾相繼為之止樂尋薨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恩於德宋蒼

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  
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  
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牕  
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  
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賞鳳尾矣至十歲便  
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  
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暮月  
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  
仍於御前鼓之犬見賞帝謂鄒陽王鋒曰閣黎琴亦是柳  
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鋒曰昔鄒忌鼓

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祐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王書為當時蕃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荅閣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閣黎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闕歎曰江祐遂復為混沌書

眉欲益反敬真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常忽忽不樂著脩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義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荅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

數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書朝直勤  
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  
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閭  
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  
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  
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  
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  
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歎歎清

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  
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為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  
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為嚴  
器又有金蠶銀爾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敕以物賜之  
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  
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真吉景曜商略先言往  
行左右誤排柵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  
不顧視彌善射常以棚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  
取甘蔗挿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  
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

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  
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  
以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  
果遣呂文顯齎藥往夜進藥事上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  
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荅云出不獲  
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疑咸以國器  
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  
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  
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  
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

著夢記云

晉熙王鈇字宣攸高帝第十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

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鈇字宣胤高帝第十一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

鈇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

為納柳世隆女為妃武帝與羣臣看新婦流涕不日勝穆

章王嶷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鈇高帝所愛亦以

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鈇年三四歲高帝嘗書卧纏髮鈇上

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鈇及崩後鈇以寶函盛繩

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建武中高

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為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數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己所安率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降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為仁由己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並皆錄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

存雖踈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存固本然就國之典既隨代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推擬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筭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韜末命於近戚寄重任於踈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存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衆宗族纖滅一至于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列傳第三十三

南史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南史四十四

李

延壽

齊武帝諸子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  
 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  
 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  
 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  
 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  
 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

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  
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  
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  
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秘  
書郎不拜板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武帝遣  
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  
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  
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  
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歷中

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禪以襄陽兵馬重鎮不  
欲處佗族出太子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  
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  
梁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  
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栢年還回魏興不肯下太  
子慮其為變乃遣說之許啓為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  
之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  
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  
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  
喪也今變輿臨降自以主喪而主喪因事撫慰義不在弔

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禮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  
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  
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  
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  
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  
計閏儉又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  
譏故先儒暮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  
云舍閏以正其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  
帝即位為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  
為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

而未嘗舉不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  
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顥  
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  
襄陽蔡道貴奉勇秀出當時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  
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  
魚文康絢之徒並為後來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  
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顥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  
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  
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荅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  
幾卿等一十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

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主儉曰乾健  
震動天以運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詔太子孝經仲尼  
居曾子侍義臨川王暎諡孝為德本義太子並應機酬答  
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丹楊所領囚為南北二百里內獄  
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  
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  
俱好釋氏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  
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  
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  
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脩竹外施高輦造游觀數

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更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  
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  
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  
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  
畚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  
為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  
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  
是見青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  
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  
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

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為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為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疑薨太子見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鶴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于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姓私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南宮上臨哭盡哀詔歛以衮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暮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暮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

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車毀除以東園殿堂處為宗虛館鬱林立追尊為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為贛縣時與裴君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任宋為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

郡縣遲緩使臺使自此公役終擾高帝踐祚子良陳之  
請息其弊子良教義愛古郡人先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  
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中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  
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取古器服以充之夏禹  
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公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  
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  
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公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  
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移妃薨去宮仍為丹楊尹  
開私舍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  
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以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為

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  
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  
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替而毀庶子  
在家亦不待嫡而況備祀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  
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繇編之日聞  
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  
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  
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  
少有清向禮才好學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  
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

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授錄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請原條通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前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揮草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買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為制永又或聞長宰須令輸真進違舊科遺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

書諫射雉武帝為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眾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體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

鑿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劔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八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筭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斂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劔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疑薨全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北

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  
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  
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袁詵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  
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  
有之平荅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  
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  
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  
自為虛說耳荅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建武中故吏  
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沈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  
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  
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  
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  
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  
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  
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  
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  
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策  
不自安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結前  
巴西太守蕭寶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剋用寅為尚書左僕

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為雍州亦有部曲昭曹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已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曹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麇勝中得其事迹昭曹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封昭曹子同為監利侯同弟賁

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崩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為檄責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窺廬氈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為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開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賈尹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誣毀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郡公武帝即位為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從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為益

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瑇瑁乘具  
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鍙金薄裏箭脚亦便速壞去凡  
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  
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得教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未明十年  
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為水軍上聞大怒  
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  
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錡見害以  
子卿代為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于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吉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疑無子養子  
響後疑有子表留為嫡武帝即位為南彭城臨淮二郡太

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  
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打車  
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  
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  
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邪  
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  
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  
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  
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  
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

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  
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  
議參軍江愈毅曇黎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脩之王賢宗  
魏景深等俱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  
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  
羣小敕子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  
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  
反身不作賊直是麤疎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  
略獨荅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麗泣又送牛  
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與略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

士王衡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諧之法亮單  
艇奔逸上又遣丹楊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  
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舺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  
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便為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  
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為蚡  
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帶中具自申明云輕舫  
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  
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為子  
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嘆嗟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  
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獲透擲悲鳴問後堂丞

此後何意答曰後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  
上因憶子響歎欷良父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  
於是豫章主疑上表曰故庶人蚡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  
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壘但歸罪司戮  
迷而知返撫事惟往載傷心目伏願一下天矜使得旋交  
餘麓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  
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  
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為慈孫婦為慈婦姑為  
慈姑宜制朞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揚

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延  
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  
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  
子敬為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曰  
送子敬良父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為清恬有  
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  
有獻蓮華供佛者眾僧以銅甕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  
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  
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永明五年為南兖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  
 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祕閣十一年  
 為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  
 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  
 在心足為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  
 元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  
 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  
 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  
 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  
 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

元年加侍中聞都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  
 周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  
 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  
 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  
 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  
 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  
 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  
 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  
 守益城叔業泝流直上襲益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簪亭渚  
 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勇躍

願奮叔業畏之遣子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  
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  
中兵參軍于琳之璠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  
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  
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  
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  
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滑陽翻成梟鏡  
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  
慧號哭盡哀為喪殯慧丹楊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  
慨有節義好讀書甚曉果能反手於背彎弓五斛弓當世莫

有能者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  
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  
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  
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  
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  
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觀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  
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  
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  
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  
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

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錡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鄴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叔文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封西陽十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嘆之建武元年為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謀子明及弟子罕子真同謀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

有寵故武帝留心毋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為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主簿劉駿及侍讀賀子春為之賦頌當時以為美談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為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

而伯茂手自執鳩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與酒謂亮曰君是身家後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華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譖華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再載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

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繳  
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  
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載不在不敢與西陽  
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載具脩之不許曰應諮  
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求明  
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  
遂反載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  
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載  
不在則竟曰忍渴諸州唯聞有載帥不聞有刺史竟陵  
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請載帥參軍范雲答曰詣

長史以下皆無益請載帥使便有倍奉之價不詣謂何子  
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典載所殺竟無  
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  
害之若不立載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年  
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  
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  
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  
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

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泣眾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為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

寶物名好畫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對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國改封南康公褚綦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

度為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二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二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

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

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

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為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為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都陽王寶寅和帝叔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表

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巴陵王寶倫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為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為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即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元年為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寶錄也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王

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度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擱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裏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

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腳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

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  
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脩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  
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高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為  
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為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  
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夙隕愆失已彰  
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

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  
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偽之事不經  
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多齊氏諸  
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  
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啟端拱守祿遵  
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  
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揔  
集望其裨往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  
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跼蹙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

其髻鬚也

列傳第三十四

南史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五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李

延壽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既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編於三具。使於高麗。與其國女

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反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  
前廢帝使敬則跳乃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  
髀拍張甚為僂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殺  
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為直閣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  
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  
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  
故出都自効後補旣陽令昔日關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  
厚曰我已得旣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旣陽縣陸  
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  
之見烏漆棺敬則呪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

爾船須臾入縣收此棺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  
山中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耶下  
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旣  
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  
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元  
徽二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  
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事寧帶南太  
山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  
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  
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為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

於殿內伺機及楊王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高帝乃戎服入宮至末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室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闕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上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為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宮薦易太極殿柱

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即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荅曰出居別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為都督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為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以其功臣不問以為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

劫盜又錄得一偷石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  
父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內以  
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斫歎曰吳興昔無此斫是我  
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  
以家為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  
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楊尹尋遷會  
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  
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歛為錢送臺  
庫以為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  
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殺婢勝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則付山

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為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  
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  
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  
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  
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  
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徼倖得細鎧左右  
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  
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  
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負外

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  
曰虜中以為甘棠武帝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  
度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  
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辭  
下教制決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  
敬則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  
為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  
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楊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  
我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  
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

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  
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  
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  
武帝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為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  
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吳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為府司馬  
頻銜使上僞傾意待之以為游擊將軍遣敬則世子仲雄  
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王衣庫上敷五  
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懷曲歌曰常歎負情  
儂郎今果行詐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  
末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環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

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豈更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  
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嬰金  
嬰謂鳩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負將軍徐嶽以  
情告徐州行事謝眺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眺執嶽馳  
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  
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  
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布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  
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擣蒲貯錢謂衆曰卿  
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荅防閣丁興懷曰官祇應作  
爾敬則不聲明旦召山陰公主詢臺傅御史鍾離祖願敬

則橫刀跂坐問謂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  
願對並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詎  
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関汝小子乃起兵  
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為尚書令  
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  
便應殺之舉太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乃率實甲萬人過  
浙江謂曰應須作撤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止  
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典盛直閣將軍馬軍主胡  
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為持  
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

南史列傳二十一  
六  
鋪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與  
盛山陽二柴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  
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械皆驚散敬則大叫索馬  
再上不得上與盛軍容表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  
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  
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  
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  
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  
六十四朝廷溱其首藏在武庫至梁夫監元年其故吏夏  
侯實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南彭城彭城人也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位羽  
林監濮陽太守隸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劭大桁  
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  
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  
釘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  
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事  
起顯達遣軍援臺長文到遁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境善  
衆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疏歸心齊高帝帝即  
位拜護軍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土即以  
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都

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賒獠帥曰两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首此山夷震服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語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遂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為司空進爵為公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諸孫上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令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侵

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眾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園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斃死入肉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墨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又表解職並不許以為江州刺史鎮益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塗車顯

達聞部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又遙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眾數千人攻尋陽與松戰於採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二月潛軍取石頭北上襲城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稍折死者十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為村騎官趙洋所刺落馬斬之籬側血涌前籬似浮于伯之被刑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療之而憂甚不悅是時連冬大雪鼻首朱雀而雪不

集諸子皆伏誅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為郡將軍官至鄧府參軍敬  
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射猛獸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  
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稍宦至寧蠻行參軍隨郡人  
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蠻官  
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  
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為  
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驃騎參軍署中兵領軍討義  
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鵠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陽  
太守敬兒之為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期備賃自給嘗  
為城東吳泰家檐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賣棺  
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鵠尾洲啓明帝云泰以絲助班  
州刺史袁覬為弩弦黨同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  
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保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  
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為妾後為越騎校尉桂陽王  
事起隸齊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輿勞樓  
下敬兒與黃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辦事  
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  
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  
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百人皆散敬兒持首歸新

亭際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請敬兒曰非卿之功無今日安帝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使便為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高帝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縣侯部泊沔口敬兒乘舢艦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水走餘二小吏沒船下求敬兒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高帝終無二心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攘

兵所言寄敬兒馬燈一隻敬兒乃為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勞接周主為設食訖列仗於聽事前斬之集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帝大喜遣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等還江陵敬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恐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十萬善者悉以入私送臺者百不一焉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荊州敬兒使猶擊之蓋以青織徇諸市郭乃送建鄴進爵為公敬兒在雍州貪殺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

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  
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編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  
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  
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  
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  
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敬兒曰我馬上  
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閤勳也敬則甚恨焉初敬兒微時有  
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貌敬兒悅之遂棄  
毛氏而納尚氏為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慮不復  
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武帝不蒙勞問敬兒心自疑

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見  
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欵  
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  
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為謠言  
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曰天子是阿誰非  
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開府又  
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  
武事既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  
吾昔夢一手執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執如  
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執尋得開府今復舉體執矣

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及夢又言今舉體熟矣闈人聞其  
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堂中文闈武帝疑有異  
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入闈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  
仲顯常以盈滿誠敬兒不能從至<sub>是</sub>知有變抱敬兒海敬兒  
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設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  
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疑三日曲水內宴舩  
艦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  
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入潛  
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  
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自為鼓聲初

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姥廟為妾祈子祝神口自稱  
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大子有角舐之已  
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因苟兒之名復  
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為敬兒故猪兒亦改為恭  
兒位正貞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與居人  
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  
別駕慧景少有志業任宋為長水校尉齊高帝在淮陰慧  
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封樂安縣子為都  
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為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

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  
十年為都督豫州刺史鬱林即位慧景以少王新立密與  
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壽春安慰之慧景  
密啓迭誠勸進建武四年為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東昏  
即位為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  
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  
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  
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  
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內無一人  
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頸非復

小堅等所折也子覺為直閣將軍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  
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  
任用群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  
知滅亡何時君今敗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  
免機不可失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兵楚勁卒身舉州以  
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  
陵王長史蕭雷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  
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  
為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情所  
樂寧可違拒恭祖猶執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

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巖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及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係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反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燈沈攸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脅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並千蠟燭為烽火舉以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都下水陸衆軍慧景傳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寶

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中慧景禽殺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為吳王時柳燈別推寶玄恭祖為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曾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重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王胡松李居士等自採石濟岸頓越

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甲數千人度南岸義師昧旦進戰覺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恭祖頓軍與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覺來逼奪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為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軍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為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為吾覓酒既而為

榮之所斬以頭內鮑籃中櫓送都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衣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枉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伏法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為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尚書申寃言多指斥尋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編游公卿仕至揚州議

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還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于魏今略之云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况又踈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烏盡之運內惑邪夢跡涉覬覦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南史四十六

李安人

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武

子世宗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子奉叔

王廣之

子珍

張齊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凝衛軍將軍父欽之薛令安人少  
有大志常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  
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剋安人尋率部  
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

勳所向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擄捕官賭  
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  
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為廣陵太守  
行南兗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元徽初除司  
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人遣軍援都  
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  
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  
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責我也於  
軍門斬之厚為斂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

郡事時蒼梧縱虐齊高帝憂迫無計安人自高帝欲於東  
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即位為中領軍封  
康樂侯自宋泰始以來內外頗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  
曲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為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  
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眾  
募時王敬則以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  
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為領軍將軍魏  
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禦之魏軍退安人泐淮進壽春先  
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儭大號自云垂手過膝  
州郡討不能禽積十餘年安人生禽之斬建康市高帝崩

南史列傳三十一  
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為丹楊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  
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  
尋上表以年疾求退為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  
清兵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  
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教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  
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塚安人尋卒世以神為崇  
謚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為司徒竟陵王子良  
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  
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為安人所厚又知  
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  
二載父母之年自此以外又人之賜也任梁為吳郡太守  
度支尚書衛廣青異四州刺史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  
俱被魏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帝撫畜常在左右後  
於都私齋錦出事發繫南兖州獄高帝遣薛深餉僧靜酒  
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  
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  
千斛會魏軍至僧靜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  
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沈攸之事  
起高帝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蘇

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列夜縫入城蔡登城西南門列  
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曇瓘驍勇  
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  
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  
僧靜率力攻倉門手斬蔡於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  
軍將軍寧朔將軍高帝即位封建昌縣侯位太子左衛率  
武帝踐阼出為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  
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  
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  
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  
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  
奉敕上不荅而心善之徙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  
謚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為軍  
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繫衆皆散康  
裝櫓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  
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  
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旅力絕  
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  
形於寺中病者寫形帖著牀壁無不立愈後除襄貴令

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已平除員外  
 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  
 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  
 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盧兼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  
 旦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  
 出仍隨高帝入宮高帝鎮東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  
 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高帝誅黃回回時為南兗州部曲  
 數千欲收恐為亂召入東府俾外齋使康數回罪然後殺  
 之時人為之語曰欲俯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閣將軍  
 南濮陽太守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侯高帝謂康曰卿隨我

日久未得方伯亦嘗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  
 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度字文績南安氏也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裴  
 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以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水郡  
 略陽縣以居之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  
 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梁鬪豹  
 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  
 力弓馬竝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  
 健人也補晉安王子勛夾擊隊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  
 度為龍驤將軍為前鋒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官亭湖為賊

南史列傳三十六  
三  
朝廷聞其勇甚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之景文以  
為已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  
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  
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閤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  
燮為郢州度仍留鎮為替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  
直兵齊高帝又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軍度  
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才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夾轂  
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  
其名使役之度積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  
也及在郢城尤為沈攸之所忿攸之大眾至夏口將直下

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  
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眾蒙  
猶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眾不能冒後呼此樓為焦度樓  
事靈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閤將軍還都為貴戚  
追叙郢城時褻露穢褻之事其戇如此為人朴澁欲就高  
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後  
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  
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復行石頭城度於大眾中欲自陳臨  
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  
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陽太守性好酒

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齊高帝鎮東府使武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為屯騎校尉帶南城令石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敕改之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為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為侯東昏即位為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武領軍屯青溪大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武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

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為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金翠曜眼器服精華蟲兒等因是欲誣而奪之人傳武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武舊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遇誅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恨令眾輩見之諸子長成者皆見誅唯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

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  
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  
之言邪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  
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竝蒙抽擢三  
二年間迭為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未遂封侯富顯  
歷位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謚曰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為  
劉劭所稱泰始二年為勳軍副征殷琰以功封鍾武縣男  
累遷兗州刺史及沈攸之事起齊高帝以安國為湘州刺  
史建元元年進爵為侯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  
鄉侯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  
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  
官也歷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  
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扶永明  
八年卒謚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  
絕衆食噉恒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為主帥指麾處分  
皆見從不事產業恒願為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於書題  
甚拙謹直少言不嘗說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宋  
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將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

衣隊主軍功除貞外郎加振武將軍及鎮軍將軍張永侵  
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為魏軍所追合戰多傷殺  
魏軍稱其勇呼為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  
邳城遠除給事中宓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  
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累遷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豕犬  
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  
將齊高帝輔政山圖密啓沈攸之攸之有異圖宜為之備帝  
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為西討都督啓山圖為軍副攸  
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為人性度  
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

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建  
元元年封晉興縣男武帝踐祚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  
平昌太守以益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  
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  
將軍上荅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轉黃門郎領羽  
林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野舍晨夜往還上謂曰卿  
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  
不虞及疾上手敕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地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軍  
功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嶺難盤龍時為宓從僕射隨

齊高帝頓新亭稍至驍騎將軍改封沱陽侯高帝即位進  
號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假節助豫  
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  
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阿杜明年魏攻  
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  
段之行必以死報衛門蓬戶不生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  
子儉問其故荅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便  
為孝子孝子則門如素聖世子則門施丹楮至是買被圍  
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救盤龍率馬步下淮陽就李  
安人買與魏拒戰于所傷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

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僞盤龍子奉  
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  
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謂真奔魏陣  
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  
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  
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榮攬數萬人魏  
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  
將莫逮永明五年為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  
數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稍後以疾為光祿大夫  
尋出為兗州刺史進爵為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

大霧乘船入清中林穰載魏人直向城東門坐為有司所  
奏詔白衣領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  
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  
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堯鰲盤龍曰此貂蟬從堯鰲中  
生耳尋病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盤龍征討  
所在暴掠為東宮直閣將軍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  
及即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為心膂奉叔善騎馬帝從其  
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憚陵轢朝二就司空王敬  
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  
二百斛并金鈴等物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

通逕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拔敬則跣走入內既而自計不  
免乃出遙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言求妓意乃得  
釋與綦母珍曹道剛朱隆之共相脣齒相弄威權奉叔常  
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圍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  
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與并求御仗以給左右  
事無不從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湛  
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  
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  
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忽謂蕭湛曰若不能見  
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

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  
說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  
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  
勇力初為馬隊主隨劉劭征殷琰兵既盛而合肥戍又阻  
兵為寇劭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  
得將軍所乘馬則能制之劭憚主皇甫肅謂劭曰廣之敢  
奪節下馬可斬劭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  
及行合肥果拔劭大賞之即擢為軍主廣之於劭前謂肅  
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

乃至此邪廣之由此知名初封蒲圻子肅有學術善舉止  
廣之亦雅相推慕劭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啓  
武帝以為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廣之後以征伐功位  
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高帝廢蒼梧出廣之  
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  
頭仍從高帝頓新亭高帝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  
奴亡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勳而罪過轉不可  
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為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為其啓  
闔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  
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為侯武

帝即位累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為  
豫州刺史豫廢鬱林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應城縣  
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謚壯公  
子珍國字德重仕齊為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  
發米散財以振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  
末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賊盜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  
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歎曰此真  
良二千石也還為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  
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  
辭帝大笑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

游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  
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為聲援起珍國為輔國將軍助焉  
魏將揚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其衆殿故  
不至大敗及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  
中為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  
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為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郝纂奉明  
鏡獻誠於梁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督  
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  
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內殿與  
魏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

東昏首歸梁武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瀟陽侯遷都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出為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快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荅坐即散因此踈退父方有此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為援因問討賊方略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武帝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為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

不果遂留鎮焉改封宜陽縣侯累遷丹楊尹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威子僧度嗣

張齊字子鄉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荊州司馬垣歷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禮之及吳郡張稷為荊府司馬齊復從之甚見重以為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為南兖州擢為府中兵參軍梁武帝起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宮城諸軍事齊夜引珍國就稷齊手自執燭定謀明日與稷珍國即東昏於殿內齊手殺焉武帝受禪封齊安昌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脩天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圍巴西帝以齊為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

齊進戍南安遷巴郡太守初南鄭沒于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勤苦自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無困乏既為物情所歸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南梁州刺史遷信武將軍征西都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卒謚曰壯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曰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觀彗深視將符興運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榮寵夫豈徒然蓋亦驗人心之有歸樂推之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夫奉叔取進之道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在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異其何爽也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宣所莅其殆優也

列傳第三十六

南史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南史四十七

荀伯玉

李

延壽

崔祖思

祖思叔父景真  
景真子元祖

祖思宗人文仲

蘇俛

虞棕

胡諧之

范柏年

虞坑之

劉休

江柘 劉暄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  
伯玉仕宋為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勛舉  
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為高帝冠

軍刑獄參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群鶴仍命筆誅之曰八風儻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荅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請云若許某自新必吞乃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荅即釋之卒爲忠信士後隨高帝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主家事武帝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

馳以聞高帝善之高帝爲南兖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高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皆有草秦始皇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飲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旦効矣昇平初仍爲高帝驃騎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旣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章王

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  
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偏見  
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舫坐胡牀  
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畏莫敢有言者驍騎將軍陳胤  
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後  
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疑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南郡  
王兄弟並列故武帝為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東還  
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  
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  
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

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  
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  
呼左右悉與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  
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  
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  
帝與豫章王疑及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  
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始廢高帝  
重伯玉益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  
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  
弔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巷

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者曰前軍主儉俱進繼後方得  
前又倚聽事以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  
方得弔此出二人飢乏氣息惛然切齒形于聲貌明日入  
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  
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數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怒  
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  
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為亂加意撫  
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胤叔為太  
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  
哉初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

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  
能得後遂出家為尼伯玉卒敗亡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謹  
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  
八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  
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  
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  
竝除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上輔國主簿甚見  
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為景公祖思啓高帝曰

識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自相國  
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羹臠既  
至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臠吳食  
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鼈鱠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干  
里尊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帝之輔政衆  
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  
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而非之曰祖  
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  
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閔曰身受宋  
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

退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  
崇祖曰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  
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說之帝受禪閔存故  
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給事中黃門侍郎  
武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以為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  
為先宜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曰劉  
備取帳搆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卓張婢十人東阿  
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諫宋武節儉過人張妃  
房唯碧絹蚊幃三齊苳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  
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

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與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  
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甌充御瓊簪玉  
笏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  
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  
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  
律有家子孫竝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  
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  
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  
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  
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

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虡羽戚登  
歌而已上詔報答後為青異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而謙卑  
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卒上深加歎  
惜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  
嘗用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為立祠子元祖有學行好屬文  
仕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為廷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上  
為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為善永明九年魏使李道  
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倭之功今來必令  
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元祖歷位  
驍騎將軍出為東海太守上每思之時節恒賜手敕賞賜

有加時青州刺史張沖啓准北頻歲不熟今秋始稔此境  
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徐充豫司諸州  
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饑有流亡之弊元  
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祖思宗人文仲位徐  
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政為百姓所懼除黃門侍郎領越  
騎校尉徙封隨縣嘗獻高帝纏鬚繩一枚上納受後卒於  
汝陰太守贈徐州刺史謚襄子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侃  
涉獵書傳薛安都反引侃為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拔  
南歸齊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結高帝鎮淮陰取為冠軍錄

事參軍時高帝在兵久見疑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  
紊宗神經漢序德晦河晉曆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武  
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衰鵬鴻思邊馬悲  
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清暉映幕  
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轄晨征鞞精潭而悵泗漉松洲而  
悼情蘭涵風而寫鸞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  
絕越之聲歛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  
西斜情源靄霧壘首暉霞戒旋鷁躍遠波情絲絲而方遠  
思裏裏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為塞上之歌歌曰朝發  
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飈兮滌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

聚楚旆兮星懸愁塘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遠暨  
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玄侃達高帝  
此旨更自勤厲遂見交付事深被知待桂陽之難帝以侃  
為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為  
帝太尉諮議侃事高帝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  
太尉記載帝征伐之功封新建縣侯齊臺建為黃門郎領  
射聲校尉任以心膂帝即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  
建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謚賢侯

虞悒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戶尚書父秀之  
黃門郎悒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

悒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嗚咽流  
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仕宋位黃  
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三尺故人無  
至者唯悒一人來赴初齊武帝始從宦家尚貧薄悒數相  
分遺母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為太子中庶  
子累遷豫章內史悒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嶷盛  
饌享賓謂悒曰肴羞有所遺不悒曰何曾食䟽有黃領臄  
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  
悒采衣乘車國薄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逐人被奏見  
原上以悒布衣之舊從容謂悒曰我嘗令卿復祖業轉侍

中朝廷感驚其美遷祠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粽求味  
粽獻糲及雜肴數十與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粽求諸飲  
食方粽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粽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  
已鬱林王立兼大匠卿起林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  
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粽糲歎曰王徐遂縛  
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粽  
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齎廢立事示粽以粽舊人  
引參佐命粽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  
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紂之僕射徐孝  
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粽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

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卒粽性敦實與人  
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  
就諧之仕宋為邵陵王左軍諮議齊武帝為江州以諧之  
為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為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  
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侯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  
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  
未諧之荅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  
人頗成僂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求明五年為左衛將  
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

士多與交游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  
江州有幾侍中邪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  
今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為太子中庶  
子領左衛率諧之有職且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  
所用人皆如其言虞宗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  
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  
那可得為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  
栢年云胡諧是何俟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  
邈代栢年栢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  
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

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物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  
領衛尉明年卒謚肅侯栢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  
郡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  
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  
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  
其善答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於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尚書庫部郎父玫  
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沈涉書史仕宋為烏程令路太  
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怨訴孝武坐免  
官元徽中為尚書右丞齊高帝參政與玩之書曰張公華為

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關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凡朝議優報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辨易高帝洛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拜驍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貞遇玩之遷黃門郎先時宋世人籍

欺巧及高帝即位敕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之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自頃世巧偽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留龍表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傳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並深明政體各獻嘉謀玩之表言便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既連年不已皆賄潛通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玉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二年

嘉寧元年刊  
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唐僭号置太子賊遂據郡又  
遣偽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  
寓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浹口  
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至錢唐一戰  
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強奪  
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稍  
為諸將法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玩之以久宦  
衰疾上表告退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貞  
外郎孔暹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暹儉並恨之至是玩之  
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袒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

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  
家數年卒其後貞外郎孔暹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與投  
卓焚於地曰卿鄉俗惡暹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為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  
為湘東國常侍不為帝所知龍祖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  
同丞相羨宣及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  
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  
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吳喜為喜輔師府錄事  
參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  
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鼎味莫不閑解遂見親賞

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憎婦人如尚書右丞勞彥遠以善某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斷之何如彥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柴掃帚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為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齊建元初為御史中丞頃之啓言宋世載祀六十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四年出為豫章內史卒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三僧度對共監

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輕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江柘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胡參軍父德麟司徒右長史柘姑為齊高帝兄始建貞王適生妃追謚景皇后生齊明帝柘少為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為吳興以柘為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為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柘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既而柘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鄉幸無泄之

洪範曰公日月在星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  
直後張伯尹等每屋竊發柘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  
出及明帝入暮議定加柘寧朔將軍明帝為宣城王太史  
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柘入帝喜以示柘曰得此  
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安陸縣侯柘祖遵以後父贈  
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驎以帝舅亦贈光祿建武二年遷左  
衛將軍堂申仗藥寮四年轉太子詹事柘以外戚親要權  
冠當時魏軍南伐明帝欲以劉暄為雍州暄時方希內職  
不願遠役投於柘柘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蹟今  
為雍州儻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曰今使卿為雍  
州聞外一以相季柘既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  
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柘  
侍中中書令出入叩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柘弟肅  
尉祀為侍中皇后弟劉暄為衛尉與始安王遙光徐孝嗣  
蕭坦之等輔政誡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覽勿  
復委人及即位柘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意寄多  
在柘兄弟望是更直殿內動止闈語永元元年領太子詹  
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  
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柘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  
柘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為相乖反柘曰但以見付必無

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東海祝靈壽東  
治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並為帝所委任拓常  
裁折之群小切齒帝失德既彰拓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  
暄初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  
暄曰馬何用看妣索養肥悵下諮暄暄曰且已養肥不煩  
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  
同拓議欲立建安王寶廣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  
當鼎命微旨動拓拓弟祀以少主難保勸拓立遙光暄以  
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拓遲疑久不決遙光  
大怒遣左右黃雲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雲慶見暄部

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拓謀帝處分收拓兄弟祀時豈  
在殿內疑有異遣信報拓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拓曰  
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召拓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  
曠以王敬則勳當封拓執不與帝使文曠取拓以刀環築  
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拓祀同日見殺拓任寄雖重而不  
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拓等既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馳  
謂左右曰拓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拓  
親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冶乃於馬上作敕賜祥死祀  
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祀弟  
禧早卒有子歆字偉鄉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

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人及聞拓等戮  
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  
不念江行自痛也暄光事起以討暄為名事平暄遷領軍  
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珍梅蟲兒徐世標譖暄有異  
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  
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舅復焉可信乃誅之暄為人性軟  
弱當軸居政每事讓江拓群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怨之  
和帝中興元年贈拓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竝開  
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

無二伯王始遵其事旋及誅夷有以驗行之惟艱且知齊  
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淮流將與霸業崔蘇睹微知著  
自同奔走虞棕笥餌之恩諧之心腹之寄並得攀光日月  
亦各時運之所躋乎玩之滅否之尤者在懸車之日是知  
嗣宗所誠蓋亦遠有致乎江拓立辟非時竟蹈龍逢之血  
人之多僻蓋詩人所深懼也

列傳第三十八

南史四十八

李

延壽

陸澄

陸慧曉

子惟

兄子明

係諸

陸杲

子單

絳弟敬 敬弟襄 襄兄子雲公 雲公子瓊 瓊子從 吳  
瓊從父弟瑛 瑛弟瑜 瑜從兄所 從弟琛

陸澄字彥深吳郡吳人也祖劬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始初為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春秋逆王后于齊並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

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衮冕九章  
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  
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  
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典華近代之制累遷御  
史中丞齊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惠等家奴客為劫子弟  
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上表自理  
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義詔以詳議尚書令褚彥回檢  
宋以來左丞糾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眾矣澄謾聞膚  
見貶撓後昂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  
詔澄以白衣領職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

士尚書今主儉謂之曰昔曹志繆悅為此官以君係之始  
無慙德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答  
曰江左草創崇禮闕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眾  
相傳至今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  
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廢信近益以  
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  
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且為小學之類  
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易體微遠實晉群籍豈可專據小  
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  
梁小書無俟兩注存彙略指率由舊式凡此諸議竝同雅

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  
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  
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  
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今君  
少便執掌主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  
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  
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  
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  
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轉散騎常  
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尋領國子祭酒  
竟陵王子良得古罌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  
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罌底有字彷彿  
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  
常侍未拜卒謚靜子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  
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  
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  
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  
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買券澄為中丞  
測遂為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

南史列傳三十八  
二  
四  
曉祖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爲侍中  
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貞仕宋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  
人秋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  
人脩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王僧達貴  
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  
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子真自  
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  
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  
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齊  
高帝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

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鄉輩乃復以爲慶  
邪高帝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帝所賞引爲太傅東  
閣祭酒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  
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水暑月亦有霜  
氣當時以爲實錄慧曉與張融竝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  
株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  
暉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  
沛國劉璉同從述職璉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  
融與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  
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疑

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武  
 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  
 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  
 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  
 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荅曰靜以脩身儉以養性靜  
 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王大悅後為司徒右長史時陳郡  
 謝朓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  
 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子良西邸  
 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  
 沙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為西陽王左軍長史領

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為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  
 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  
 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  
 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  
 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  
 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  
 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公主晏選門生補內  
 外要司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  
 好慧曉不納吏曹郎今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  
 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雋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

其叅懷慧曉謂景雋曰六卜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為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為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寧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又欲以為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兖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寇切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切者乃以為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加督至鎮俄爾以疾歸卒贈太常三子僚任倅竝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兖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位雅麗時人歎伏僚學涉子史長於微言美姿容鬚眉如畫位西昌侯長史蜀郡太守

倅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編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勿為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倅預焉梁天監初為右軍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為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譙者殷甚到漑劉苞劉孺劉顯劉暉及倅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

得預也遷臨川王東曹掾梁武帝雅愛佳才乃敕撰新漏  
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又詔為石闕銘敕褒美之  
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卒子璿早慧七歲通經為童子  
郎卒次細有似於佳一者殆不能別

繕字士儒佳兄子也父任御史中丞幼有志尚以雅正知  
名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魏平江陵繕微服  
遁還建鄴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  
終固辭陳武帝作輔為司徒司馬及受命位侍中出為新  
安太守文帝嗣位徵為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  
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趨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

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解  
字徙以居之太建中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尚書右  
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別敕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  
事卒贈特進諡曰安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賜袒與繕子辯  
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內進止有父風宣帝因賜名辯慧字  
敬仁繕兄子見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

閑字遐業慧曉兄子也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為同郡  
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齊明帝崩閑謂所親人曰宮車  
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  
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

作亂或勸去之閑曰吾為人吏何可逃死臺軍攻陷城閑以綱佐被收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閑四子厥絳完襄也絳字魏卿時隨閑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刀刃行刑者俱害之

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顧嵩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蝨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求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

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擿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

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  
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  
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  
便謂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邪自魏  
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  
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  
此祕未覩茲論為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  
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  
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  
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

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闇  
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地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  
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  
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諸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  
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  
精正諫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  
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 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  
尤則事促乎一日醫醫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  
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  
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

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爲之配五聲之約高下  
 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  
 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  
 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  
 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玄言  
 之所急也是以子雲壁書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  
 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  
 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以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  
 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  
 聲曲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

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  
 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煥  
 若緝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  
 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  
 言之老夫亦不辯盡此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  
 往與聲韻垂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  
 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昌導而脩容  
 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  
 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  
 道人祿軟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叙勳僧

正何為無隊父道人不為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時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驍騎將軍

襄字師卿厥第四弟也本名衰字趙卿有奏事者謨字為襄梁武帝乃改為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著作佐郎後昭明太子統聞襄業行啓武帝引與遊處自廬陵王起室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竝掌管記出為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

馬換解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誠喻大通七年為鄱陽內史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脩道法常入山采藥拾得五色幡旄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別室望琮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誣惑有眾萬餘人將出攻郡襄

先已率人吏脩城隍為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訊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關既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寧郡人李琨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赦許之又表乞留襄固乞還太清元年為度支尚書侯景圍臺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還吳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唐會海鹽人陸黯舉義郡殺偽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華寧逃賊人吳襄遣迎寧為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眾躡子仙與戰黯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元帝贈侍中追封餘干縣侯

雲公字子龍襄兄完子也完位寧遠長史琅邪彭城二郡丞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倅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為平西湘東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

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為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弈碁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鱖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漑右衛朱并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太清元年卒張纘時為湘川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逝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其為士流稱重如此雲公從父兄才子亦有才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與雲公竝有

### 文集行於世

雲公子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其書到漑朱并以下竝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并言之武帝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息遂博學善屬文陳天嘉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為陳文帝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竝中敕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

帝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瓊識  
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  
選雖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  
散騎常侍聘齊大建中為給事黃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  
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  
支尚書參選舉事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  
公奉梁武敕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求定訖于至  
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  
有識監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袁憲舉瓊  
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號為稱職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

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  
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  
思避權要恒謝疾不視事俄丁母憂初瓊之侍東宮母隨  
在宮舍及喪還鄉詔加贈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  
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從典字由  
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  
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  
命家中墳籍皆付之從典乃集瑜文為十卷仍製集序其  
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群書位太子洗馬司徒左西  
掾陳亡入隋位著作佐郎尚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

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南陽縣主簿

琰字溫玉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至鄴而厚卒琰為使主時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太建初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卒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

璩寡慾鮮於競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為管記竝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強記常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竝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群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為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南史列傳三十八  
五  
洪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也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  
文後主在東宮徵為管記仍兼中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  
鄉里太子解衣贈之為之流涕大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  
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也少警俊事後母  
以孝聞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  
琛性頗踈坐漏泄禁中語詔賜死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也祖徽字休猷宋補建康令清平  
無私為文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加督清名亞王鎮之為士庶所愛諫二十三年為益州刺

史亦加督郵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人物殷阜蜀土  
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惜之謚曰簡  
子父叡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  
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為尚書殿中  
曹郎拜日八坐丞郎竝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  
坐免官後為司徒從事中郎梁臺建為相國西曹掾天監  
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倖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  
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  
杲不荅梁武聞之以問吳杲荅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荅  
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

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穆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穆穆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不畏強禦為義與太守在郡寬惠為下所稱歷左戶尚書太常卿出為臨川內史將發辭武帝於坐通啓求募部曲帝問何不付所由呈聞杲荅所由不為受帝頗怪之以其臨路不答問後入為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卒謚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竝行於時子單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

簡文居蕃為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踈廣母終後位終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單與群賢竝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為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劉邵之皇覽焉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會夫干將見重於時貴其所以立斷於事未能周務書厨得所譏矣叔明持身有檢殆為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也杲諒直見稱單文以

取達亦足美乎舊陸徽著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杲上云

列傳第三十八

南史四十八



